



民歌嘹亮 激荡人心

□ 石铭政

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兰州文理学院共同出品的微纪录片《民歌嘹亮》近期播出。该片由电视编导、兰州文理学院教授胡源执导,每集5分钟,共10集,以10首在甘肃创作、传唱及与甘肃密切相关的经典民歌为重点,进行了专题系列展示。

微纪录片《民歌嘹亮》从历史、文化、艺术、地域特色等多个角度演绎、解读民歌,对于创新民歌表现方式、流传手段,助推民歌尤其是甘肃民歌的发掘、传承、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民歌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声音艺术形态,其价值超越了音乐本身,承载着民族记忆与集体情感。中国民歌更是源远流长,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智慧、生活方式和民族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地位和价值。

《民歌嘹亮》中的每一首歌,都折射出一个特殊年代,展开一幕宏大背景的精短叙事,而这些壮丽的画卷,又映衬出这些歌曲熠熠生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对红军长征的千难万险和重大历史意义的概述,让观众明白了《到吴起镇》《大会师》的曲调为何那样激昂欢快。那是红军长征顺利到达陕北,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宁大会师,长征胜利、转危为安所释放出的巨大喜悦和自豪,也深切体味到歌声所焕发出的伟大长征精神。

音乐是战斗力也是生产力,许多歌曲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它的艺术价值,如《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黄河大合唱》在抗战烽火中被誉为“一曲大合唱,可顶十多万毛瑟枪”。片中红色经典《军民大生产》,对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发动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突破封锁、支援前线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凯歌进新疆》:“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是解放军翻越祁连山时自信浪漫的情怀和坚定豪迈的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鼓舞着他们一路锐不可当,也鼓舞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将士们屯垦戍边,为新疆的建设发展、繁荣安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后来的歌声融入将士们对新疆的深情厚爱,于是有了新的意蕴和价值。

二

有人说,“民歌是劳动人民的艺术,是人民的语言”。“民歌是民族灵魂的回声,是土地长出的歌声”。

“天爷刮怪风,霜杀草不生。天晒了,庄稼没收成,一斗麦十两银。二月里刮春风,天上降神兵,天下了,五谷得了命,神兵是红军。”红军长征进入陇南徽县后,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为徽县抗日委员会赠送物品,为当地群众找水挖井,徽县7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一幕又一幕,一支不一样的军队带来的不仅仅是温暖。正是源自内心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拥戴、感念之情,徽县百姓用当地民歌曲调填词改编了这首《想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主席台上,环县劳模孙万福即兴演唱了陇东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经作家贺敬之修改润色,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久唱不衰。

在裕固族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我忘记了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这与花儿歌手所唱的“花儿本是心上话,不唱由不得自家,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就这个唱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民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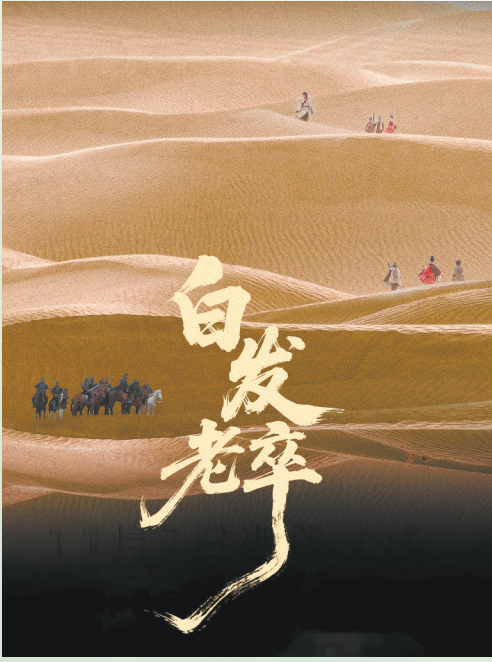
《白发老卒》——

微短剧添彩文旅发展

□ 曾凌暄 丁松虎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2026年首批“微短剧+”行动计划推荐剧目,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的优秀微短剧《白发老卒》,成功入选“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单元。这是我省微短剧创作和传播的一个重要成果。

从2025年初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实施“微短剧+”



微短剧《白发老卒》海报



微纪录片《民歌嘹亮》剧照

已刻在老百姓的骨子里,是他们灵魂深处的声音。

“没有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就没有雪水灌溉的良田;没有汹涌澎湃的隆畅河,就没有翡翠铺成的草原;没有救星毛主席,就没有裕固人民的今天。”这首在裕固族民歌老调基础上创作的《歌唱党的恩情》,就是裕固族群众当家作主后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时代的革新,激发思想的突变,内心难以抑制的激情迸发,催生的民歌的创作传唱。实质上,每首民歌皆非一时兴起有感而发,它是人民大众的心声,是群众内心深处自然流露的真实情感。

三

每一首民歌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民歌嘹亮》通过主持人和嘉宾讲述、情景再现等多种方式,将那些朴素、真实而生动感人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诸多细节更是感人至深,加深了观众对每首歌特色 and 价值的理解,强化了记忆。

《红军西进歌》是红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时由前进剧社创作的,旋律强劲有力,令人激昂振奋。而在激烈的永昌战役中,前进剧社60多名女战士不屈不挠与敌骑兵团拼死搏杀的悲壮故事,更是令观众难忘。

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罗云鹏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关进兰州沙沟监狱,后被杀害。他的妻子樊桂英和出生仅8个月的女儿罗力立一同被捕。小力立生在监狱生活长达6年多,被称为“西北小萝卜头”。有一次,身材瘦小的力立问同在监狱的音乐家王洛宾:“你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王洛宾几次都没答对,她从口袋里掏出几粒大豆认真地说:“你看,这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此情此景,让王洛宾心酸。他用牙膏皮卷成笔,在一张小小的纸烟盒上,谱写了《大豆谣》:“蚕豆秆,低又低,结出的大豆铁身体。力立牢中夸大豆,世界上吃的数第一……”感人肺腑的故事,使《大豆谣》镌刻在了人们心中。

在该片中,每一首民歌,无论是壮丽的,还是苍凉的,都会让人触景生情。创作者充分运用影视表达的

优势,展现了大量的历史影像、照片、文档影印件,现场拍摄和情景再现相结合,歌声画面交相辉映,使民歌的演绎更加形象生动。比如,在《民族教育像鲜花》这首歌曲的呈现中,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了歌声对民族教育政策和甘南草原生活巨大变迁的真诚赞美。

四

民歌不仅是审美和艺术享受的对象,更是认识社会、了解历史、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民歌的发掘保护、传承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如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李焕之所说,“民歌是民族音乐的源头活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这些文化基因”。《民歌嘹亮》解析了每首歌的巧喻、比兴、起承转合等语言风格技巧,曲式结构和音韵美、节奏美等音乐特色,普及了民歌常识,探寻了它们的艺术根脉,讲述了创作者和民歌发掘研究者、演唱传承者的故事。

陇东红色歌谣在2006年确定为甘肃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诗人艾青在《解放日报》专门介绍过的农民艺术家汪庭有将陇东小调《绣荷包》编上新词创作了《绣金匾》,唱红陕甘宁边区,1976年改编后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再次红遍全国。音乐家张寒晖在华池县给当地民谣《推炒面》添上新词,改为《军民合作歌》,歌词增加到10段后,又称《边区十唱》,1964年浓缩为《军民大生产》,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际登上人民大会堂舞台。

微纪录片《民歌嘹亮》深耕陇原沃土,以正能量、大情怀激荡荧屏内外,实属难能可贵。



一部几乎没有任何宣发、全素人出演的低成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2026年4月30日上映以来,观众口碑如潮,吸引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一睹为快。这部“会讲故事”的作品本身,也是一份关于电影本质的完美答卷。

五重维度寄深情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感人肺腑,首先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熔于一炉,并最终上升为深厚的家国情怀。多种情谊如根系般交错生长,最终汇聚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对“人”的深情注视。

影片中,阿嬷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承载着家族记忆与时代变迁的个体。观众在她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祖母、母亲,也是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这种真情的流露,不是刻意的催泪,而是创作者与表演者共同用感知和经验酿成,并传递给观众的酒——烈而不辣,余味悠长。

真诚地讲故事

《给阿嬷的情书》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的创作路径:全素人演员、简单的拍摄设备、几乎毫无宣发。然而,正是这种“反工业”的创作方式,让影片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感染力。

影片中,演员们似乎不是在“演”,而是在“活”。简陋的设备摒除了技术手段对影像过度修饰的干扰,让每一帧画面都忠实于生活本身的质感。这是一种美学上的自觉——当电影回归到“记录与传达情感”的本质时,情感的优势会更加凸显。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创作模式提醒我们:电影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特效的堆砌,而是创作者对人性深度的理解。

《给阿嬷的情书》用朴素的方式证明,只要还有人愿意真诚地讲故事,银幕就永远不会暗下去。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让我们重新相信,世界真美好,情义真无价,而这在影像的缝隙中,被一帧一帧证实。

历史的证言

在《给阿嬷的情书》里,原本毫无连接,甚至分属不同轨道的灵魂,在命运的夹缝中相遇,最终完成了彼此的救赎。这份救赎落在谢南枝与叶淑柔身上。两个在艰难年代里各自沉浮的女性,没有血缘,没有旧交,却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悄然伸出了手。她们不是一个人在扶持另一个人,而是互为拐杖,互为灯火。南枝用她的隐忍撑起一片天,淑柔用她的善良守住一条路。那种超越血缘的情义,正是双向照亮,而照亮黑暗的,是两位女性在历史夹缝中不屈的姿态与柔软的心。

电影中镜头愿意长久地停在一碗茶、一件旧衣、一个欲言又止的表情上,这是东方的含蓄与耐心,虽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却有日常中层层渗出的深情。最浓烈的情感,往往说着最平淡的话。而《给阿嬷的情书》是用潮汕老宅里的光阴写诗。

《给阿嬷的情书》在片尾徐徐展开的那一批真实侨批——潮汕侨民家书与汇款凭证——在最后一刻完成了从“故事”到“历史”的跨越。那一刻,观众骤然意识到,银幕上的一切不是虚构,而是



是真实实烙在纸页上的血泪、牵挂与托付。每一个字都是某个人在某个月夜里蘸着思念写下的,每一张侨批都是某个家庭在战火与洋流中拼尽全力递出的托付与希冀。那些泛黄的侨批用最质朴的民间书写,托举起了“家国天下”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你不是在看一部电影,你是在翻阅一个族群背井离乡却心系故土的集体遗产。

《给阿嬷的情书》的三重维度:灵魂的救赎、美学的静默、历史的证言仿佛是同一棵大树在不同土壤里开出的花。它让我们看到,电影最原始、最强大的力量依然存在,那便是用真实的情感,连接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侨乡的“敦煌文书”

已故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将侨批称为“海邦剩馥”“侨史敦煌”。这一命名的深意在于,两者都以最真实的民间书写,填补了官方史书之外的鲜活历史。一陆一海,一古一近,遥遥对视,却同样用纸页连接起中国与世界。

更具时空穿透力的是,侨批文化与甘肃这片土地早已有了可触可感的交汇。早在2016年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上,“海上丝绸之路侨批珍品展”便盛大亮相。500件侨批文物跨越千里,来到敦煌这座陆上丝路的枢纽,向海内外宾客讲述珍贵记忆。展出的侨批跨越百余年,清晰勾勒出一条从中国东南沿海通往东南亚,连接欧美,并由亲情串起来的血脉之路。

当《给阿嬷的情书》在银幕上徐徐展开侨批,荧幕之外,千里之外的甘肃敦煌正用千年前的风沙回响与之遥相呼应。这不仅是电影与历史的对话,更是中华文明跨越山海、联通世界的宏大叙事在光影中的一次深情回眸。

这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也是一封写给电影本身的情书。它是一道暖阳,而这道暖阳告诉我们——只要还有真心,电影就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照